

第一阅读

一部光彩夺目的数学家传记

——读《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徐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有综合性的出版社，也有专业性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就是其中一家优秀的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了近些年以来最好的传记之一，这就是《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这也许是近几年来或是未来几年难得看到的一本传记。作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总编辑，我既感到荣幸，也感到庆幸，庆幸译林出版社拿到了这部稿件。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极为精彩，我一遍一遍地读，并推荐给集团所有出版社的领导，并请那些非文艺类的图书出版社领导一齐上阵，共同推荐。目的很简单，一是让他们共享一本书的阅读快乐，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二是希望他们以此为标尺，多出版达到这种标准的好书。

在出版的浪潮中，不排除有一些令人瞩目、光彩灿烂的书偶尔闪现。丘成桐先生的自传正是这样一本书。此前译林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很好的传记，包括一年多来一直畅销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传》。丘先生说说不定也关注过此书，因为他曾带他的孩子到过莫高窟，去敦煌体会悠久灿烂的文化。

丘成桐先生这部著作在中国出版，于公于私我都高兴。于公前面讲了很多；于私而言，因为女婿是学数学的，也是丘先生的广东老乡。他在耶鲁大学读数学博士时，曾去哈佛做过一次讲座，丘先生去听过。我女婿曾向我们讲过丘先生的成就和故事。但是，如果没有这本传记，丘先生的传奇便仅仅是口传。正因为有了这本自传，让我看到了一个全面、综合、已度过70余载人生的丘先生：早期少年生活的艰辛史、年轻时的奋斗史、中晚年以后的成就史。

我频繁而真诚地向很多人推荐这本书，主要基于如下几个理由：

首先，这是一位数学家传记。数学家传记是科学家的传记。我过去担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时，出版过“大家丛书”，里面有许多大数学家传记。总体而言，数学家传记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但本书不是这样。读者千万不要一听说是数学家传记，就眉头紧锁地拒绝它。你可以撇开那些不懂的地方，它们完全不影响你的阅读，甚至不懂某些数学关键词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忽略过去。不过，即使你不忽略也没关系，因为书中的数学语言讲得比较清晰通俗。可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

我曾经对很多人说，如果他们的孩子希望未来能攀登科学高峰，却在打开这本书之后没有任何兴趣，不如让他们早点放弃攀登。对一位真实科学家的故事没有兴趣的孩子，是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的。

其次，这是一位爱国游子的传记。从书的开头到结尾，你可以看到丘成桐先生从小到现在的所思所为。70余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对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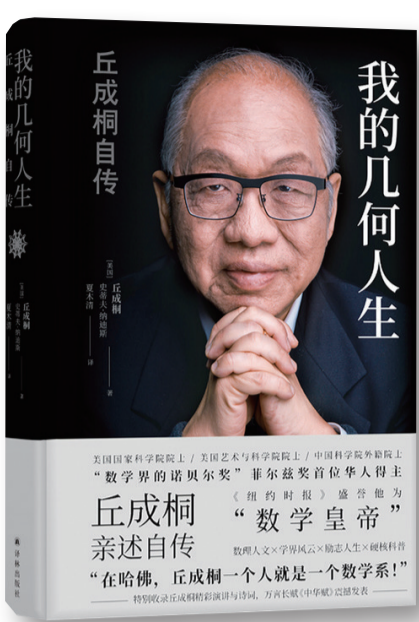
故乡的爱。爱家乡、爱祖国不是空泛的说教，他的行为处处表达了对父母、对子女、对亲友的爱，包括对养鸭子的舅舅的爱。与西方不同，他对亲人的爱的处理方式是中式式的，充满了温情。

丘成桐先生不但爱亲人、爱家乡，也非常热爱中国数学家。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中国建成了包括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内的6个数学中心，未来还想建更多的数学中心。他认为数学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不是学数学的，是学法律专业的，数学和法律的共同点在于都讲逻辑。而我们的生活中，逻辑荒唐的思维方式、逻辑荒唐的结论和逻辑荒唐的故事经常出现。丘先生在书里也写到了这些荒唐逻辑。在本书中，中华逻辑体现的是中华思想，西方逻辑体现的是西方思想。西方逻辑也有荒唐之处。哈佛大学获得过菲尔兹奖的日裔数学家广中平佑曾对丘先生说，亚裔科学家要到美国一流的大学去，因为他们到二流大学不会打高尔夫球，而在二流学校交际比研究更重要。真是外国有外国人的逻辑，中国有中国的逻辑。

再次，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很少有传记写得如此生动，里面到处都是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表达。美国国家安全人员对于丘成桐先生突然招收很多中国学生有疑惑，认为丘先生和学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于是前来调查。丘先生用几何语言跟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解释他对卡拉比、里奇流等的研究，安全人员听不懂，于是打个招呼便走了。这个故事的镜头感非常强。丘先生加入美国籍的时候，国土安全部门的人调查他对美国国家和社会的认同，询问他关于美国国会知识：“如果总统要对东动手，国会是否有权拒绝？”丘先生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移民局人员觉得好玩有趣，便通过了他的入籍。

别人在外面吃饭而丘先生因为收入不高总是自己回家做饭的故事，丘先生穿礼服的故事，200美元二手车的故事，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冲浪的故事……如果你足够敏感，就总会一直笑下去。如果这本传记读了5页之后，还没有发现有趣的点，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笑点很快就要来了。一般而言，当你读到5至10页的时候，必然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或表述，让你哈哈大笑或嘻嘻窃笑。

最后，这是一部诚实者的传记。优秀的传记很多，《我的几何人生》除了优秀还很诚实。书中处处可见丘先生的诚实为人之风。他自己想不透的、他对别人的误解、别人对他的误解，都在书中一一道来，没有任何辩论，没有任何掩盖，也没有任何夸大，这其中包括他和陈省身先生的友谊、恩情以及后来的分歧。客观地说，丘先生因为诚实而显得更加可亲可敬。他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对中国学人的评价，包括一些取得一定成绩便不断往上爬的中国学者，一些有了名气便不再专心于教学和科学



研究的教授，他也如实讲来，不管你们爱听不爱听，甚至他们肯定很不愿意听。

丘成桐先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热爱。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回到阔别多年的广东老家去。乡下人杀了一头牛，用他的钱请他吃饭，然后请他睡在那个充满蚊子的蚊帐里。他通宵没法入睡，因为“那个蚊帐里的蚊子比宾客还多”。这些都是事实。

相对来说，中美之间的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差距。除此之外，还有做事讲究规矩上的差异，比如国内数学中心修厕所不讲究规划。丘先生是一个爱国者，爱国者不忌讳自己的短处，这是丘先生给我们每位爱国者的一个重要警醒：认识自己的长处，同时也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当初《纽约客》杂志对他进行访谈，对丘先生既有诽谤也有诋毁，丘先生也都在书中和盘托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诚实者的传记。这样一部传记，值得所有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人、有志于成人的中国人去读。

另外，书中丘成桐先生给我们的启发是，他还是个出版家，因为他经营过几何数学杂志，曾是我们出版界的同仁。当我们还在苦苦地为我们的出版业寻求更大发展的时候，丘先生曾经奇迹般地得一本没落的数学期刊杂志办得“两个效益”俱佳——两年之内他是期刊主编。丘先生经营杂志有其独特的出版理念，值得我们效仿。

丘成桐先生这部传记，不但给人温暖和信心，也给所有读书人包括我们这些出版人都提供了一个如何为人、如何做事、如何做好人、如何认识自己差距的清醒指南。我在“凤凰好书”书评会上推荐它时用了五个字：“一部新经典”。

既然是经典，必然传之久。

书斋札记

“神话学文库”作为“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推出“第一辑”，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发布会，引起学术界热议。2019年，推出“第二辑”，并于同年12月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召开发布会，再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目前，涌现出众多对两套丛书的单本书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两辑文库作为整体进行评论，尤其突显“第二辑”的递进与开拓意义。

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中国神话学经历了100多年发展，在几代学者努力下，中国神话学的学科建设已日臻成熟，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正如译林出版社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中所勾勒，“1949—1980：在一枝独秀中发展‘民间性’”是第一阶段，“1980—2000：学科化发展及泛学科化的繁荣”是第二阶段，“新世纪至今：学科化的反思、推进与突破”是第三阶段（译林《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2019年第5期）。置入这条线索来理解，“神话学文库”体现出对神话学研究的全面突破，对研究视域的进一步开拓，以及研究范式的更新实践。

在上世纪80年代，学界掀起中国文化反思热潮，在当时“文化热”的时代大背景下，一批前沿学者尝试援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化特质，遂在人文领域掀起“神话热”。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该丛书借助文化人类学，尤其是神话学的宏观视野、跨学科的“三重证据法”，有效揭示了中国上古文化的神话体系及其与世界上古文化相类同的文化形态。这套丛书开风气之先，引发诸多争议，也留下很多学术争鸣和探索空间。例如，如何在种类繁多的外国神话研究格局中进行本土审视与定位？如何更有效地契合中国文化发生脉络与本土语境来研究中国神话？近30年过去了，中国神话学界的新气象是什么？

针对这些问题，2013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神话学文库”第一辑给出了优质答案。该辑共17册，包括专著9部和译著8部，呈现出既接轨国际神话学界前沿成果，又彰显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理论主动性的编纂旨趣。总体来看，“第一辑”的特点是突破了“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的时代性，不再强调宏观“国民性”，而是着重于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情境性”阐释，尤其注重跨学科综合视角和前沿资料译介。继续这项旨趣，“神话学文库”第二辑共21册，其中本土专著7部，译介14部。显然，较之“第一辑”，本辑的译著数量多于专著一倍。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今天，“第二辑”更诉求于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进而有效针对本土文化进行神话学复兴与阐释。

概括而言，“第二辑”的整合与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传统神话观的突破。自上世纪“神话”一词被引入中国以来，经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茅盾等人的阐释，一直从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直到现在仍在民间文学的学科体制之下。所以，学界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始终受到文学本位神话观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以文学人类学团队为代表的研究者不断突破传统神话观，将之拓展为“信仰驱动的神话观”，强调神话学不仅是文学的渊源，更是“文、史、哲、宗教、政治、法律等等各个意识门类的共同源”。这样的学科定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的内涵，也极大地拓展了神话研究的内容，并顺势提出系列新命题，如“神话历史”“儒家神话”“文化大传统”“四重证据”等等。在“第一辑”中，《玄武神话·传说与信仰》《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诸岛的神圣叙事》《伏羲神话与信仰研究》等译著突破文学本位的神话观。在“第二辑”中，更明显地体现这种突破。例如《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一书，打破神话—古史对立的传统观念，作者充分利用考古学、文献学和神话学等资料深入探讨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中国神话学研究前沿》一书展现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热点问题，体现出新世纪多元化的神话观。

第二，对研究视野的开拓。首先，是国际视野的开拓。一直以来，中国神话学的研究视野主要局限在对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缺乏对世界其他区域，尤其是对非古希腊/古罗马神话足够的关注和研究。“第一辑”中的《苏美尔神话》《凯尔特神话传说》《日本神话的考古学》皆有重要的弥补学术空缺意义。“第二辑”更加完善了神话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例如《希腊神话与美索不达米亚：荷马颂歌与赫西俄德诗作中的类同和影响》一书深刻揭示了希腊神话与近东神话之间的关系。徐达斯所译的《薄伽梵往世书》用章回体的形式再现了毗湿奴十次下凡救世的故事。徐大钢的《韩国神话研究》以翔实的资料，建构了较为完整的韩国神话体系，其东亚神话比较的观点颇为新颖，很有启发性。麦肯齐的《巴比伦与亚述神话》将考古学、语言学与神话研究相结合，建构了较为完整的两河流域神话体系，对今天的研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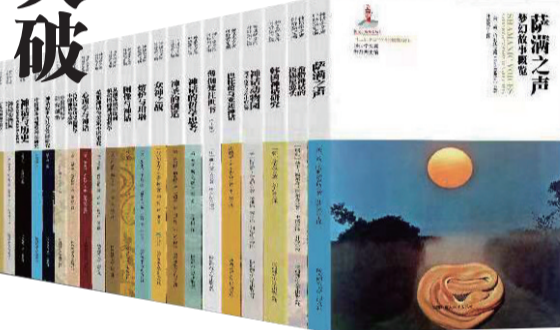
新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整合与突破

——评“神话学文库”第二辑

孙利利

重要意义。

其次，是跨学科研究的开拓。“文库”主编叶舒宪教授指出：“中国当代学科体制将神话学归属民间文学，与国际神话学研究前沿差距非常明显，希望努力通过译介展现作为边缘学科和前沿学科的神话学如何引领国际学术创新。”（叶舒宪，《从神话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出版项目“神话学文库”的文化品牌意义》），《文艺报》2020年第1期）。在主编的策划与引导下，“第一辑”中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洪水神话》《〈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日本神话的考古学》等书便有着重要的理论互鉴和引领作用。顺利开拓，在“第二辑”中，首次被译介的西格尔的《心理学与神话》一书收录了弗洛伊德、荣格、坎贝尔等心理学家的研究，深入探讨了神话的心理机制，对研究神话与心理学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萨满之声·梦幻故事概览》以几十位巫师的口吻来再现萨满文化，对了解神话产生和文学治疗有一定启发。《众神之战：印欧神话的定俗编码》和《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体现了神话与政治和历史的交融，作者利用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方法来展开对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显示了神话学对推动历史研究的开拓作用。《神话的哲学思考》和《从前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神话和哲学》呈现出神话学与哲学的互动，从根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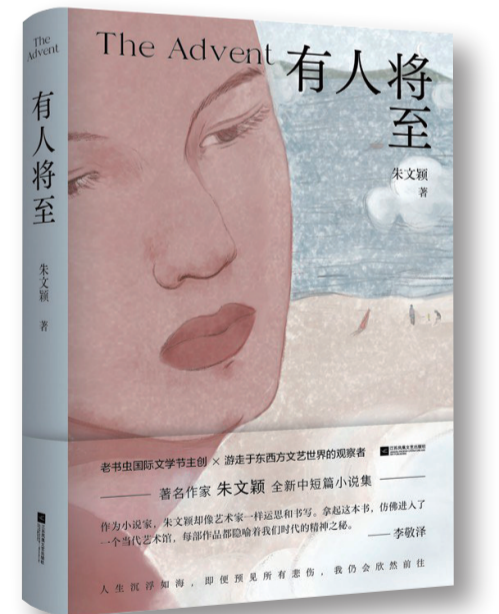
追溯了西方哲学与神话的关系。《熔炉与坩埚：炼金术的起源和结构》是神话与炼金术的对话，考察了“从‘物的社会生命’这一视角反思炼金术起源的神话观念驱动作用”。《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路径》则是运用了生物学的方法将神话的起源追溯到人类的生物起源那里，并“为替羊机制这种暴力机制找到了生物学基础”。同时，《神话动物园：神话、传说与文学中的动物》是从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寻找“动物”，引人入胜，别具趣味。这些不同视角的、不同学科的国际译介，深刻体现了中国神话研究新视野，在学界具有独树一帜的代表性。

当然，在“第二辑”中，中国学者的专著也体现出开拓性和国际视野。比如《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是目前完整、系统地研究国际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及其代表作《金枝》的专著。《好莱坞神话学教父约瑟夫坎贝尔研究》是对国际著名神话学家坎贝尔的首次系统研究，对反思中国文化产业和促进创意写作发展很有启示。陈建宪《中国洪水再殖型神话研究：母题分析法的一个案例》，则是利用数据库对中国洪水神话的母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跟进世界“洪水神话”研究前沿，发出了中国声音。

第三，对新研究范式的实践。伴随着对传统文学本位神话观的突破，以及神话研究国际视野的不断拓展，必然会推动神话研究范式的变革。中国神话的研究始终围绕神话与古史的对立、神话与文学的关系、民族志调查等方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整合了以往的研究范式，并尝试阐释中国文化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文库”的诸多著作进一步实践了中国神话学的最新方法论建构——“四重证据法”，强调更深入突破神话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在“第一辑”中，已经出现了译介和实践研究范式新声，比如《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便是利用图像叙事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希腊文化的发生问题。在“第二辑”中，刘惠萍的《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研究》一书，借助图像叙事来文析汉画像中的日月图案，可谓实证性与人文分析结合的佳作。本辑中《希腊神话的迈锡尼源头》的作者尼尔森，可视实践此种范式的先驱。此外，田兆元的《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神话，进而对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有着理论的深度和宏观的视野。

总之，“神话学文库”对中国神话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整合与突破意义，尤其“第二辑”是对“第一辑”的传承与创新。这让我们在进一步打开国际视野的同时，对“第三辑”充满期待。正如“文库”主编强调，神话学文库“第三辑”，“会将重心从译介和互鉴为主，转向对大传统理论和神话中国理念引导下的新研究实践，以彰显和对外输出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话语为宗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多学者的努力下，以“神话学文库”为标志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必将会在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建构中国文化理论的当下，起到更为重要的创新和引领作用。

品鉴



“物自体”的心形倒影

——评朱文颖的《有人将至》 曹霞

纷繁复杂，是心渊的深不可测。

在与集子同名的小说《有人将至》中，字里行间遍布着心的碎片和精神的裂痕。甚至可以说，“创伤感”就是这篇小说的底色。女心理咨询师接待了丽芳，听她讲述抑郁症的体验、与丈夫的关系，为之进行疏解和治疗。女心理咨询师常去图书馆，在那里认识了重生，两人相谈甚欢，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恋人。直到丽芳请她去家里吃饭，她才发现重生就是丽芳的丈夫。有意思的是，重生也患有抑郁症。这对夫妻将自己的药各放一个抽屉，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的病症。他们将秘密告诉了女心理咨询师，没想到这个医生也是个“病人”，她的诊所则日益拥挤，生意兴隆。每个人心中都疯狂滋生着黑暗的病态丛林，每个人都在渴求着安全和温暖，最后却发现发现自己悬垂在岌岌可危的深渊边上。

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身处的当下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各种新的感受正在膨胀突破的规范和界限，带来了混乱、眩晕、撕裂。如卡妮·霍伦所说，神经症已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成为时代文化危机与冲突的缩影。在这样的书写中，故事本身的重要性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情绪和氛围的弥漫。在《平行世界》中，男主角之在酒吧打工。在那里，一个叫保罗的美国人携带着神秘的传说时常出现，据说他参加过越战，还杀过人，而“我”对他的秘密翻来覆去的好奇探寻就构成了小说的隐在线索。最后，梦境与言语共同驱动着一个真假难辨的传闻走向了它的终结。在“一个形而上的下午”中，不确定的气息更加鲜明：真名假用，非虚构嵌入虚构，兼之涉及“谁在撒谎”的问题和“天黑请闭眼杀人游戏”，再加上让世界变得模糊的雪茄、被做绝育手术的厌世猫、毕加索、塞尚、《蒙娜丽莎》等元素，你会发现意义在不停地逡巡游移，直到撞上“疫情封城”这个石头般坚硬的结尾。诸如此类的讲述让人很难捕捉到明确的叙事主题，这也正是这部小说集的迷人之处，它充满了心形倒影波光粼粼的闪烁。故事的边沿、枝蔓、界线都在这闪烁中模糊起来，带着读者抵达了摇晃不定、亦真亦幻的叙事之境。

作为现代人，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不再如乡土社会那样“安土重迁”。由于日常生活正在变得平顺平淡，人们更钟情于“逃离”“寻找”“变化”“跃迁”等富有动感的行为。可以说，这些行为也是“物自体”的某种倒影，映照着现代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困境。《宝贝儿》中的上官雨燕是一个生活稳定的妻子和母亲，但身体里有一部分是丈夫宝贝儿永远无法了解的。其实宝贝儿无需烦恼，因为

上官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直到在宠物店与一只老丑的蜥蜴相遇。她看到她正温柔地看着她，四目相对，若有所思，“主体/客体”在“看/被看”中产生了深层的联结。从此，她常去宠物店看它，唤它“宝贝儿”，喂它吃，陪它聊天，想到它就甜丝丝地微笑。她和“宝贝儿”共同搭建起了一个世界，在那里，“自我”不再过剩和溢出。当然，我们无须费力就能指出上官女士的世界是一个“假象”。现代人竟然被“假”治愈着，却与“真”（老贝和小贝）隔阂着，这到底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

朱文颖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关注表明，她意识到了在生活表象下涌动着剧烈的激流，也看到了庸碌的人们试图突破生活的牢笼而一无所得。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中，她对此这一问题进行了繁复而精彩的演绎，不乏严峻的审视和反思。小说选择了一个带有社会学色彩的主题——“阶层跃迁”来一探现代人的渴求与追慕、尴尬与羞耻、放弃与丧失。“我”代替系主任赴柏林自由大学参加高端学术会议，半是炫耀半是心虚，“我”邀请在德国留学的朋友查丽丽来柏林。在这次会议上，她们认识了自由大学的教授夏秉秋，夏又带来他的朋友葛先生。四个人的关系并不对称，“我”和查丽丽为夏秉秋争风吃醋，葛先生在追求查丽丽。后来，夏秉秋来到“我”的城市进行田野调查，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学术”与“爱情”共同繁荣的美好时光。但高光时刻往往就是揭谜之时，谜底堪称黑色幽默，冷硬残酷：夏秉秋和“我”都是身份尴尬的替代品。“我”并非什么专家，他也并非什么教授，只是一个临时助理，和葛先生开的小公司也破产了。女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在自我虚构中怡然自得地自欺欺人，源于她和查丽丽从小就倾心致力的阶层提升，但在这个庞大的决心在夏秉秋的质疑面前粉碎一地。在这篇小说中，四个人构成了多重“镜像”：“我”—查丽丽，“我”—夏秉秋，夏秉秋—葛先生，他们相互映照，期冀着彼此的理解和拯救。显然，这比上官雨燕对“宝贝儿”的期待和拯救更令人绝望，因为这“镜像”映照出来的全是“假象”，是疯狂增长的幻影。

以上所述只是浮光掠影，但这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很难将朱文颖的小说视为“自传性”或“经验（体验）性写作”，它们更像是作家对时代肖像进行高度透视后进行的美学提取。那种恍惚迷离之感，那种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以及谜一样的疯狂和抑郁，都与现实社会的某种气质高度吻合。对于中国当下文坛来说，这种成熟的现代感受和表达并不多见，在这方面，《有人将至》为我们锚定了一个界标，和高度。